



47.5
28

秋雨

——

秋雨

彭荆风



责任编辑：唐振华
封面设计：刘绍荟

秋 雨

彭荆风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7216工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625 字数：78,000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16·979 定价：0.45元

内 容 大 要

小说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祖国西南边陲阿佤山的一段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内地几个“造反派”窜入了云遮雾裹的阿佤山区，在这里演出一场揪斗干部、造反夺权的丑剧。他们的倒行逆施，及时遭到佤族人民的强烈反对。“造反”者们借佤族历史上有过部落间仇杀械斗的旧习俗，重新挑起两大部落“打冤家”。佤族县长岩嘎深明大义，正确执行政策，终于制止这场流血的械斗，粉碎了“造反者”的阴谋，把斗争目标指向了几个危害阿佤山安宁的坏人。

小说文字简练，故事生动引人，表现出阿佤民族和边疆地区浓郁的色彩、独特的风情，展示出一幅新颖迷人的民族生活画卷。

夜里刮起了大风。这从南海登陆，沿着横断山脉南侧的河谷而来的夏季海上台风虽然一路上节节受阻，来到这滇缅交界的阿佤山区，已近尾声，但还是相当凶猛、凌厉，所过之处，仍然山林撼动，那些突出于高山之巅、遮拦较少的树木和茅屋，还可能树折屋掀，一片零乱。今天是狂风挟着急雨铺天盖地卷来，山寨后边的树林都在互相推挤地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呼啸声，象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起抛向天空似的。寨子脚下那已经涨水的大河也被搅动了，浊浪翻滚地撞击着岩岸，象千万头狮子在狂吼，这吼声在山谷间冲击、回旋，传得很远很远……

寨子里的佤族人大多数惶恐地围在火塘边上不敢入睡。不仅风雨狂暴得吓人，还有更愁人的事扰得他们不安呢！这几天，从县上传来的消息，是那样可怕。自从山下来了一批戴红袖套的红卫兵后，机关、学校都在“造反”。听说，县委书记、县长都被绑着，涂了黑脸，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在那依山筑成的陡滑小街上游行示众，到处都在斗人、打人，许多领导干部，书记、部长、局长、科长，都挨了打。阿佤山虽然有过黑暗、动乱的年月，但是象这样乱法，解放以后还是第一次呢！

岩角老人一个人缩在他那小竹楼里的火塘前，心情是那么烦乱、忧伤，他解下红包头巾掷在篾席上，低垂着头，痴痴

望着时而明亮，时而昏暗，时而喷起一团呛人黑烟的火塘，思绪象一团乱麻似的缠得脑袋发胀。他苦恼地想着，如果那些消息是真的，那么自己那个当县长的儿子一定也在挨斗罗！唉！唉！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变天了吗？听这风雨声，这山林、河水的吼声，真是有点象天翻地覆呢！

怎么办？要不要上县里去看看，几十里山路又逢着大风雨，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走起来虽然艰难，也要走呵！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老伴早死了，孩子出去工作后就很少回来，平常都是自己孤守竹楼，如今，只有自己来收拾东西。他把一葫芦酒放进了藤背篓里，又从壁上取下了一束治跌打损伤用的草药，如果儿子被打伤了，也好用来活血止痛……

火塘里的柴快燃尽了，屋里渐渐暗了下去，老人怕他走了后，没人照料，会把竹楼烧着，也不敢加柴，就在昏暗的竹楼内摸索着、寻找着东西，但由于心情烦闷慌乱，两只手也就颤抖着不听使唤，不是把屋角的竹筒瓦罐撞翻，就是自己被那些小板凳、小竹篓绊倒，急得他自己也连连叹气，平常自己身子挺硬朗的，可不是这样神昏颠倒，这是怎么搞的？真是急昏了头哟！他正忙着的时候，屋外的竹晒台发出了一阵轻轻的颤抖，吱嘎一声，竹门被推开了，一个姑娘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她见屋里暗得怕人，先抓了一把柴把火塘点燃，才来和岩角老人打招呼，火光下她那本来黑里透红的圆脸上更是红得发亮。她擦着汗，在岩角老人面前蹲了下来，一脸痛苦神色地说道：“岩角大伯，我见到岩嘎哥了。”

“哦，哦，他怎么哪？好么？”岩角停止住往藤篓里放

东西，着急地问道。

姑娘叫娜佳，是岩角家的邻居，长久以来就和岩角的儿子岩嘎相爱。听说县上乱开了，她为岩嘎担心，今天一早就爬上一台拉木柴的拖拉机去县上探问了，现在才从县里回来。

姑娘喘够了气才说：“岩嘎真的挨了打，还被绑着游街挨斗。我在街上看见了，想挤过去和他说几句话，被那些‘造反派’推了出来，我和他们争论了几句，那些戴红袖套的人好恶，骂我是什么女保皇狗，吓唬我，还说要把我也抓起来。幸好有几个我们的挎刀的阿瓦汉子在旁边拦住了他们，说：你们欺负一个姑娘家整哪样？群众斗不得，他们才没有再和我罗嗦。哼，真是蛮不讲理。”

岩角老人那枯瘦多筋的手更是抖得厉害了，他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发晕，好一会才勉强定住神说：“他们打了他？那是些什么人？可是国民党残匪派来的？怎么敢打他？他是共产党的县长呵！”

姑娘苦着脸说：“那些人自己说是来保卫毛主席的。他们说岩嘎哥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呵！他会这样？”岩角老人惊得几乎抖了起来，那双由于被烟熏火燎经常会发痛流泪的眼睛，这时候扑簌簌地流下了大滴大滴的眼泪，他一脚把藤篓踢开，生气地道：

“他，他怎么会这样没良心？敢反对恩人毛主席。唉，没有想到呵！没有想到呵！”

娜佳生气地噘起了红红的嘴唇：“大伯，别人在陷害他、冤枉他，你怎么也这样看岩嘎大哥呀？你想想，他是反毛主席的人吗？”

岩角老人颓丧地低下了头，好一会儿才痛苦地道：“他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按情理他不会忘恩负义。可是，他这些年都在县上，很少回寨子来，哪个晓得他做了些什么事呀？刚派他当县长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莫让他当，这些年，干部就象陡坡上的石头一样，说滚就滚下来。唉！唉！他工作中总有点错吧！”

娜佳本来是一肚子气，这时候却冲着岩角老人喊了起来：“他会有哪样错？从早忙到黑，一年难得回几次寨子，这样勤勤恳恳干活的人，会反党、反毛主席？”

姑娘突然这样愤怒，把老人也惊住了。她从来都是温柔得如条垂柳，特别是对岩角老人更是殷勤有礼，怎么今天也会发这么大的火呢？岩角老人只好说：“他真的没有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人家敢斗他吗？他是一县之长呀！”这朴实的老人从他多年的生活经验来看，谁敢无缘无故去斗一个比几十个头人管得还宽的大官呢？那是犯上作乱呀！前几年，公社的一个干部，就是给县里的领导提了几条意见，不是给扣上个反党的帽子送去劳动教养了吗？

“县长算什么？人家县委书记也不是和岩嘎哥一样挨打挨斗么？胸前挂的牌子上也是写着反党、反毛主席。”娜佳想起上午在县城里看到那喊声、骂声乱成一片的游斗场景，还心有余悸，觉得自己身上也在一阵阵火辣辣的作痛。

“常书记也挨打了？唉！唉！你可是看错了？就是全阿佤山的人都造反了，他也不会反！是他最早来我们阿佤山，告诉我们要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呀！”岩角老人这时候比听见自己的儿子挨斗还要激动，他相信老常胜过一切人。老常是十四年前第一批进阿佤山的解放军干部。在岩角看来，

老常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老常。在这个当年与外界隔绝，被人认为是蛮荒瘴疠之邦的深山大岭里的阿佤人能够知道世上有个共产党，就是从老常那里开始的，他永远也不会忘了第一次和老常认识的经过……

那年夏秋雨水多，冬天的白雾也最浓厚。阿佤山地处温带，茂密的雨林布满山岭，长年一片青绿，山高、谷深、林密，能够贮藏更多的水气。半夜，雾如轻烟悄悄升起，万千棵树木如同万千烟筒一样，悠然地在暗夜中喷烟吐雾，在山岭间越聚越多，越聚越浓，远近几十里、几百里都是白茫茫一片，群山、树林、村寨、河流全都为白雾笼罩，十几步外就难辨一切；鸡鸣声、狗吠声，妇女沉重的舂椎声，还有多情少女那悦耳的歌声，都恍惚来自天上的云雾里。只有到了第二天中午，大雾才会逐渐消散，化作一团团白云、一缕缕细丝从树梢上飘走，化作长长的云河从峡谷间泻向远方……

这天早上，剧烈的枪炮声透过浓雾从东北方向传来，而且越传越近，有时还夹杂着时紧时松、时高时低的沉重的木鼓声，象在呐喊助威，又象在呼吁莫要危及他们的村寨……这寨子的人都明白，那枪炮声是山外边来的共产党的军队和盘据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在打仗；木鼓声是山那边有枪的大部落在集合人，防止两边的军队进寨子。只有岩角他们人少枪少，又处在边境上的小寨子，却陷入了一片惊恐中。他们没有力量抵御任何军队的骚扰，那胆小怕事、从前又和国民党喝过血酒的头人，早在昨天就带着老婆、儿子逃到境外的亲戚家去了。

如今，寨子里没有比岩角更有主意的人了，他是个聪明

的老歌手，人们爱听他的歌，从他编的歌里可以看出他的智慧和机灵。这时候，一些老人来找他了，“岩角，你给出个主意吧！这天昏地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做老人的虽然是活够了，这苦日子也不想多熬了，在离开这人世之前，总得为妇女、娃娃多想想呀！”

其实，岩角早就在为这件事焦心呢！根据老经验，大风过来你弯弯腰，洪水涌来你让让道，也就把灾难闪过去了。如今，兵灾象山洪一样涌过来了，是应该提醒大家到山上躲躲去。只是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小儿子岩嘎还在病着，也不晓得犯的是什么病，全身热得象一团火似的，昏昏沉沉地说胡话。草药也吃过，就是不见好，莫巴（巫师）说，是遇见了鬼，而且是不受祭的恶鬼，敬他小猪、小鸡，它也不肯从岩嘎身上走开，只有让这个喜欢上了岩嘎的恶鬼把他带走，不然恶鬼发起怒来，还会祸及全寨子的男女老少……唉！世道这么乱，又遇见这种事，真是祸不单行呵！

如今，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不逃上山是不行了。当他正要抱起岩嘎时，一个老人走进竹楼里，对他说：“岩角，他是被鬼缠住了，你要把鬼也带到山上去吗？”

岩角犹豫了，怎么办呢？不带走，他放心不下；若带上山，寨子里的人也不会答应。在那个苦难年月，贫穷、落后，又饱受病痛折磨的阿佤人，无法医疗疾病，又无法解释这灾难不断袭来的原因，只能把这一切归于有鬼，当他们认为人被鬼缠住了的时候，他们怕病人就象怕鬼一样。这时候，外边催促得急，岩角只好叹息了一声，拉过那床破棉毯盖在岩嘎身上，就匆匆走了。他想，这竹楼门口插着有鬼的标志，外人也许不敢进来吧；就是进来了，鬼也不会放过他

们的。

中午雾散的时候，一队人民解放军在附近打垮了一股国民党匪徒后，进入了这个寨子。这个本来就简陋贫穷的阿佤人小村寨，这时候，更是一片凌乱，破布条、破毯子丢得到处都是，没有带走的猪、鸡在破竹楼下乱窜……

先头进来搜索的尖兵，向连长报告：寨子里是空的，只有东边角上一家破竹楼里有个正在发高烧的小孩在呻吟。连长立即带着人上了竹楼。这竹楼又窄又黑，从外边进去，好一会儿才能适应这昏暗的光线，看清了在火塘边的破篾席上有个全身赤条条，皮肤呈古铜色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在痛苦地呻吟、翻滚。连长问小男孩怎么了？小孩不懂话，也不回答，只是呻吟。连长返身呼唤那个这几天为部队带路作向导的佤族人，这才发觉这个汉子没有跟上楼来，而是离竹楼远远地站着。连长出来喊他，他还是不肯挪动脚步，一脸为难的神色，指着插在竹楼上的布幡说：“有鬼，有鬼！”

连长笑了：“哈哈，我打了这么多年仗，死人见过成百上千，哪里有鬼？”他知道佤族向导怕鬼的思想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消除的，也就不想再难为这朴实的汉子，就对通讯员道：“医助呢？叫他上来。”

助理军医上楼来对这生病的小孩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这孩子患的是恶性疟疾，打上一针，吃点药虽然可以退烧止痛。但，这里实在太脏，竹楼下边堆积着牛马粪，腥臭扑人，蚊子嗡嗡叫着在竹楼的黑角落里乱飞。病人在这种恶劣环境里，如果没有懂医的人护理，只会快速死亡。

连长仔细端详了一下孩子，方头大耳，两眼深凹，虽然在病中，也还显得可爱，他考虑了一下，果断地道：“把他

背回连队去，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说完，他首先脱下自己的白衬衣把孩子裹了起来。

傍晚，躲上山的阿佤人陆续回来了，岩角不见了孩子，急得四处寻找，后来才从一个当时来不及上山、只好躲在路边草丛中的老妇人那里听说，是被解放军背走了。

这可把岩角急坏了。解放军把自己生病的孩子背走干什么？是当人质，还是抓去砍头？解放前，阿佤地区长期存在着一种砍人头祭谷子的古老而又野蛮的风俗，认为这样才能得到丰收。为这，部落之间相互仇杀、打冤家，又惹来了无数争端，积怨难解。一年又一年，不知死了多少人，但就在这种仇杀中，他们也很少砍杀妇女和小孩。如今，他们把一个恶鬼缠身的生病小孩抓去干什么呢？再说，汉人又没有用人头祭谷子的风俗。

他百思不得其解，对儿子的担心也越来越重，他不顾寨子里的劝阻，当黑夜降临时，他扎起红头巾，背上弩弓，挎上长刀，摸黑上路了。山路陡滑，夜雾又浓，他走走停停，第二天早上才摸到部队驻扎的山头。那是附近群山的最高峰，白色的云海在周围飘浮，人要在白雾中用力向上爬、向上爬，穿过大片树林和高过人头的茅草，才能到达顶端。

哨兵见来了一个挎刀背弩、杀气腾腾的阿佤汉子，开始是戒备地拦住他盘问，后来弄明白了他是来找儿子的，就亲切地指引他向大树底下新搭起的茅草棚走去。走近前，岩角愣住了，一个头发剃得光光的，穿了一身宽大的旧军服和一双大皮靴的男孩正在和几个年轻战士又跳又闹地玩耍。这孩子好面熟，他惊疑地止住了脚步，下意识地用手拨弄了一下面前那实际是触摸不到的轻烟般的白雾，希望能看得更真切

一些。他定了定神，终于看清楚了，这不就是自己那个被鬼缠得奄奄一息的岩嘎吗？是靠哪方神圣的力量帮他驱走了恶鬼，使他好起来了呢？

岩嘎见了阿爸也很高兴，扑上来搂住岩角的脖子，告诉他，解放军怎么给自己打针、吃药、洗澡、理发、穿衣服的事……

岩角听了只是抹眼泪，可怜的儿子终于得救了！

连长请岩角一起吃了一顿在岩角看来是最丰盛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盆腊肉煮干菜和一大盆米饭的午餐，边吃边和他讲了许多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道理。这些话，他有的听懂了，有的听不懂，但他从直感上觉得这些兵这样和气，又这么真诚地医治了自己的儿子，一定是好人，也就都愿意深深记住！

当他要要把岩嘎领回去的时候，岩嘎却紧紧抱住连长的腰，哭着、叫着、跳着，不肯走。这孩子刚接触到一个充满了温暖和光明的世界，他怎么还愿意回到那有“鬼”的贫困山寨去呢！

连长也被孩子的真挚感情感动了，他对岩角说：“大哥，你的孩子不愿走，就让他留在我们这里吧！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亏待他。过些日子，等他病完全好了，我们送他去学习，将来好为你们阿佤人办事！”

这天，岩角在这个连队里玩了一整天，临走时，连长又拿出一些针线，布匹、盐巴赠给他，并且牵着岩嘎亲自把他送到山脚下，又边走边谈，对岩角说了许多未来的阿佤山美丽远景，把这个汉子的心都说热了。分手时，他却感动得双膝一弯跪了下去，声音发颤地说：“大军，你们好，我晓得

了。你们救了娃娃的命，我就把他送给你们吧！”

然后，岩角站起来，把红头巾一整，对着那云雾正缓慢散去的起伏群山，放开嗓子唱起歌，跳起舞来。

岩角是阿佤山第一个给解放军唱歌、跳舞的人，岩嘎则是第一个参加民族学习班的人！

这都是十九年前的往事了。现在的县委书记老常就是当年的连长，岩嘎经过十几年培养，去云南和北京的民族学院学习过，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佤族自治县的县长。如今，他们是被哪群恶鬼罩住了，把他们说成了反共产党、毛主席的坏人来了呢？这叫岩角真是想不通呵！

岩角老人抓住娜佳的手，痛苦地说：“姑娘，你年轻，上过学，比我老人明白的新事情多，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娜佳正热恋着岩嘎。阿佤姑娘是那么朴实而又多情，她们爱自己的恋人胜过爱自己，对方的喜怒哀乐、冷暖温饱，都会使她们操心，也常常为这些心神不定。如今，出现了这么大的动乱，几天来的事情使她的心都碎了，她也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敢把县委书记、县长、部长、科长们捆起来又打又斗？她泪流满脸地哭着道：“我也说不出来，我看是有反革命在捣鬼！”

岩角老人心里一下子雪亮了，对，对，这一定是反革命暴动。这些年，县上的人常常来说要防止暗藏的反革命，怎么事到临头却忘记了呢？他嚯地一下跳了起来，“我找生产队长岩昆去，叫他集合民兵，扛上枪，去县里打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由于粮荒，也由于极左路线造成的工作上

的错误，在匪特挑唆下，阿佤山发生过武装暴动，有的部落参加了，有的部落观望不动，只有岩角和他附近几个寨子出于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深厚感情，自动组织起来去援助解放军，帮助平叛，为此岩角受到了表扬，还被选上了县政协委员……

岩昆不在，民兵队长也不晓得躲到哪里去了？岩角老人出于激动和愤慨，也不管已是夜深，而且下着瓢泼似的大雨，便找来一面铙钹，淋着大雨，站在竹晒台上，“铛铛铛”地用力敲了起来，大喊着：“老人们！小伙子们！姑娘们！县上出了反革命，在斗常书记，还斗了岩嘎，你们要拿起砍刀、明火枪进城去救他们，镇压反革命！”

他一遍又一遍喊着，雨实在是太大了，风又刮得紧，人们实在懒得从暖和的火塘前离开，只是听见岩角老人喊得太久了，才陆续走了出来，但一见风雨这么大，夜这么黑，又缩了回去找蓑衣、点火把。当人们还没有完全集合起来时，寨子外边的山路上、电筒、火把齐明，乱哄哄地拥进来一群戴着红袖套的人，为头的一个人，一抬手枪，“叭”地一声把岩角手里的铙钹打飞了。然后，几个人扑上来，把岩角从竹晒台上扯了下来，按在泥水里一顿拳打脚踢，然后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骂道：“老混蛋，你敢煽动武装暴乱来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这个现行反革命！”

娜佳躲在竹楼内，从篾墙的缝隙中看得清楚，这些戴红袖套的人中就有打常书记，打岩嘎的人。他们走这么远的山路，赶到寨子里来，想干什么呢？是专为找岩角老人么？这些年，一个人犯罪，总是要株连亲人。她见老人被打成那

样，急得只是掉眼泪……

二

这座边远山区的小县城，处于横断山脉南侧的高处。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不断地往上爬、往上爬，爬够了，回头四顾，只见大小山岭横卧在脚下；刚才还在头顶上飘浮的白色云雾也象是由于奔腾飞跃过久而疲累了似的，沉积在山腰间，形成一望无垠的云海。山风狂乱扑来，树林呼呼地吼着，使人产生一种凌虚御风的感觉。

十几年前，这里只有十几户草顶篾墙的人家。解放后建立县城，才陆续出现了一栋栋用山石叠成墙的瓦房；因为有了百货商店、医院、学校，四周的阿佤人也常来这高山顶上买卖东西，求医看病，从而又形成一个以日中为市的街子。但这高山上连块较大的平地都没有，想建立一条平坦笔直的街道也不行，只好象许多山城一样依山筑屋，从街这头到街那头要绕来绕去地爬好几个坡呢！

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的房屋就设在街子最高的那一头，这是因为它们最早建屋，其他机关、学校、商店都是随后依次建成的。

岩嘎虽然当了县长，因为没有结婚，只在干部宿舍的那排小平房中占了一间小小的房子。他觉得这样，也比以前自己家的小竹楼宽敞明亮多了。

当内地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火烧”、“炮轰”的时候，这边远地方也只是从广播上听到了一些掩盖了真相的新闻和表面很革命的文章。所以，骚动还是不大，只是，那些从省城来和专区串联的红卫兵上了山后，这里才开始了红色恐怖。

当那些臂上系着红袖套，腰间束着宽皮带、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军衣的造反派拥进县委会内，把预先制好的大黑牌和高帽子戴往岩嘎身上时，他当时几乎气昏了过去，这简直是侮辱人。他想：我从小就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干革命，剿匪、镇压反革命，都是走在最前头，全阿佤山哪个不了解？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开始，他还一面挣扎，一面憨厚地说着：“同志，同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请你们调查了解一下，不要搞错了革命对象！”

一个身高脸方，满脸杀气的年轻造反派头头，冷笑着说：“没错，没错，这次革命的对象就是你们这些老走资派！”

“我们？”岩嘎一边挣扎，一边申辩说，“我又没有犯罪……”

一个造反派在他背上狠狠揍了一拳。接着几根宽皮带也雨点般向他抽来，痛得岩嘎几乎扑倒在地下。自从那年被解放军收留参加工作以来，他还没有挨过打呢！那潜藏在阿佤人血液中的刚强火性，一下子爆发了，他双臂一伸，甩开了抓住他的人，把胸前的黑牌子一撕两半，头上的高帽子也揉了个稀烂，朝那个造反派头头的脸上扔去，骂道：“你们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人民选出的县长，你们抓我、斗